

一击必杀 **绝对不给敌人以** 喘息之机

冷 海★著

苍狼

特种兵



他到底是**罪恶滔天**的毒贩，还是捍卫正义的“天鹰”？

他身陷绝境，却以一把**枪刺**化险为夷

枪刺入骨，子弹滴血，苍狼特种兵**绝境争锋**

生命若止，意志不亡

时事出版社

2

苍狼

特种兵

枪刺

第一次 铁汉出山 冷海★著

931

时事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苍狼特种兵：枪刺/冷海著. —北京：时事出版社，2013.2

ISBN 978-7-80232-573-9

I. ①苍… II. ①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93240 号

出版发行：时事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巨山村 375 号

邮 编：100093

发行热线：(010) 82546061 82546062

读者服务部：(010) 61157595

传 真：(010) 82546050

电子邮箱：shishichubanshe@sina.com

网 址：www.shishishe.com

印 刷：北京百善印刷厂

开本：787×1092 1/16 印张：17.25 字数：280 千字

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32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)

目 录

引 子 枪刺出鞘 /1

传说中天鹰的枪刺，杀戮之王，无情如死神之吻，
可怕如毒蛇之牙！

天鹰冷冷地道：“张强，我已经等你很久了，两条
路：第一，投降，还有点活路；第二，顽抗，立刻死！”

天鹰的枪刺尖上，一滴鲜血落到黄沙中。

张强浑身一软，痛苦地嚎叫着：“天鹰，我投降……”

第一章 铁汉出击 /4

这个年头，钱越来越不好赚了，特别是对贩卖毒品
的人来说，杨风感触良多呀！拿货的时候担心上家坑，
卖货的时候担心下家欠，更随时随地要提防警察抓！真
不容易呀！

命运有的时候真的很神奇，也很残忍。

五年前，杨风痛恨毒品如毒蛇猛兽，而五年后他居
然干上了贩卖毒品的勾当。

第二章 红唇烈焰 / 36

杨风把门关上，用身体把她堵在墙上坏笑道：“你说谁应该是羊？谁应该是狼？”

两人之间的距离只有几公分，杨风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她的胸在起伏，可以嗅到她全身散发出来的馨香，顿时心猿意马起来，俯身就去吻她的脖子。

也就在那一瞬间，杨风感觉她的膝关节猛地往上一顶，再一弹，自己就“呼”的一声如一个皮球一般被弹了出去，撞到墙壁上。

第三章 杀机四起 / 64

“还有什么事情？”

话音刚落，黑暗之中忽然射出数道电筒光，如利剑一般划破了黑暗的夜空，同时传来一声厉喝：“我们是边防警察，不许动！”

十几条黑影冲出，而刚才过去的四个人立刻四散而逃。

“砰！砰！砰！”一时间，枪声大作。

第四章 热血狂飙 / 99

枪刺一扎就是三个窟窿，能在半分钟之内把人身上的鲜血全部放干净，人一旦没有了鲜血，必死无疑。

两人冷冷地对峙了半分钟。

“啪！”阮南雄的军刀掉在地上，人也慢慢地蹲在地上，嘴里吐出几个字：“杨风，好狠毒的枪刺……”



第五章 所向披靡 / 125

他想翻身回头看看阮南杰。

但是他的背被阮南杰踩住，动弹不得，不过却能清楚地听到他无情的声音：“我只让你滚，并没有说不杀你……”

雷豹骂了一句：“卑鄙……小人……”

阮南杰发出一声冷笑，蹲在雷豹身后用军刀划开他的衣服，在他背上用刀刻下一行字：杀杨风，杀若康，杀杀杀……

第六章 天鹰计划 / 152

“多亏了天鹰，否则我们真的很难抓住这么大的鱼。”
万太平感慨万千。

“这个天鹰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”梁建设有些担心，“在我们这里来来去去了那么多趟，万一被我们的同志误伤了怎么办？”

万太平摇摇头：“不会的，天鹰英雄虎胆，这次已经打入M国毒枭若康的内部，正配合国际禁毒组织把若康集团一网打尽，这么厉害的人物怎么可能被我们的同志误伤呢？”

第七章 苍狼獠牙 / 181

“喇喇!”突然两声凌厉的风声过后,一个人头滚落到刘小若身边,一条胳膊也掉了下来,按住她的士兵都松了手,刘小若跳了起来。

江红雨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,就仿佛从地下冒出来一般。

她手里是雪亮的刀,一滴鲜血正从刀尖往下滴。

王排长惊叫出声:“刀手……”

第八章 决战生死 / 216

“如果往前走,不知道沼泽地究竟还有多远,凶多吉少。”

“可退回去也不容易,谁知道水底下究竟还有多少鳄鱼在等着吃我们呢?”柳依依笑道。

“我才舍不得你被鳄鱼吃了呢?”杨风则坏坏地一笑。

柳依依脸上一阵绯红:“你说什么呀?”

第九章 刀锋入骨 / 239

杨风扭头一看,不看则已,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:蛇。如果是普通的蛇倒也没什么,他看到的竟是眼镜蛇,而且不止一条,是四五条。

那些眼镜蛇直奔杨风而来。

眼镜蛇是有剧毒的,凶猛异常。

杨风不得不飞快地移动了一下身体。

“嗖!”几条蛇直奔杨风而来,快如闪电。



引子 枪刺出鞘

传说中天鹰的枪刺，杀戮之王，无情如死神之吻，可怕如毒蛇之牙！

天鹰冷冷地道：“张强，我已经等你很久了，两条路：第一，投降，还有点活路；第二，顽抗，立刻死！”

天鹰的枪刺尖上，一滴鲜血落到黄沙中。

张强浑身一软，痛苦地嚎叫着：“天鹰，我投降……”

中国西部边境线，戈壁滩，茫茫一片。

一辆卡车在荒凉的戈壁滩上飞驰。

卡车后面坐着四个满身风沙的汉子，只露出一双双警惕的眼睛。他们的身边放着四个背包、两把冲锋枪。

“强哥，现在我们应该安全了吧？”一个眼睛贼溜溜乱转的家伙抬起头，小心翼翼地四面看了一下，才问道。

强哥抹了一把满脸的灰尘，狰狞的三角眼闪了闪，嘴角露出一个刀疤，脸上横肉抖动，显得凶狠异常：“安全了，但还是不能大意，我们的

兄弟已经损失得差不多了，要不，我怎么会亲自出马！”

强哥名叫张强，活跃在F国与中国边境，是大名鼎鼎的毒枭。同在车上的是他的得力助手叶童、田汉、猴头三人。这次四人带了五十公斤海洛因偷渡进入中国国境，准备与兰城毒枭白狼交易。

猴头的贼眼继续溜溜乱转着：“强哥，我听到上的兄弟们传言，不仅我们的队伍，别的兄弟帮派损失更大，基本上没有把货物运送进来过……听说有一个禁毒警察叫天鹰，来无影，去无踪，神出鬼没，厉害非常，我们的兄弟都是栽在他手中的，无一幸免……”

张强点了点头：“是的，没错，近一两年来边境上忽然多了一个这样的角色，没有人清楚他的底细，也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，只要他出手，我们的同行就没有一个逃脱过，大家只知道他擅长使用一把枪刺……”

田汉好奇地问：“大哥，什么是枪刺？”

张强道：“就是三棱军刺后面多了一根铁管，一扎三个窟窿，一分钟就可以把人的血放光，而且可以当铁棍一样砸、挡……杀人于转瞬之间，厉害无比……”

叶童、田汉、猴头三人顿时心惊胆寒。

张强冷笑道：“但这次你们根本不用害怕，我们有两把冲锋枪，还有两把手枪，天鹰倘若敢来，正好把他打成蜂窝，为兄弟们报仇。”

田汉几个人一起点头：“对。”

“天鹰也是人，又不是三头六臂，子弹一打一个窟窿……”张强显得信心满满的。

四人正说话之际，卡车颠簸了一下，驾驶室里传来一声惊叫：“不好，有人……”

张强猛地站起来，只见前面不远处一辆摩托车闪电一般向卡车冲过来。

猴头惊叫起来：“是不是天鹰来了？”

张强抓起冲锋枪，目露凶光：“管他是天鹰还是地鹰，给我打！”登时，两把冲锋枪、两把手枪一起对准飞驰而来的摩托车，子弹暴风骤雨一般倾泻下去。

见状，摩托车几乎是平躺在地上，“嗖”的一声撞到卡车的后轮子上，再猛地弹了出去。

猴头第一个惊叫起来：“天鹰被撞死了……”

然而，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见被撞飞的摩托车上弹起一个人，如搏击长空的雄鹰一般翻身从卡车的栏杆上跃入车内，与此同时，一道灰乌色的光芒闪过。猴头立即感觉有什么东西扎进自己的胸口，一低头，胸前三股血箭冲天而起……

田汉本能地掉转冲锋枪口，可还没完全掉转过来，一条铁棍已重重地砸在他胳膊上，胳膊一软，冲锋枪掉在了地上，而砸在他胳膊上的铁棍却如毒蛇一般悄无声息地扎入他的脖子……

田汉身边叶童的手枪子弹已经打光，正想换个弹匣，结果跳上来的人反手就是一刺，一个冰冷的东西扎入他的腹部。

一刹那就是永远的结束。

三十秒，三条人命。

见状，张强飞身跳下卡车，在地上一个翻滚，爬起来就跑，却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巨响，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，这才发现卡车撞到一块巨石上，翻了。

更让张强魂飞魄散的是，一个人正如影子一般紧紧地跟在他后面。

张强回头，冲锋枪又是一阵扫射，但这个人的动作比闪电还要快，飞身闪过。他掠了一个半圈，子弹只在对方身后打出一个扇形……

子弹打光了，这个人也站在了张强的面前，二十多岁，强健如铁，双眼如冰，手里提着一把三尺左右的枪刺。

他整个人如墙一般挡住了张强的去路。

“你就是天鹰？”张强颤声问道。

“是。”

“你手中拿的就是枪刺？”张强的心理防线已经崩溃。

“是。”

传说中天鹰的枪刺，杀戮之王，无情如死神之吻，可怕如毒蛇之牙！

天鹰冷冷地道：“张强，我已经等你很久了，两条路：第一，投降，还有点活路；第二，顽抗，立刻死！”

天鹰的枪刺尖上，一滴鲜血落到黄沙中。

张强浑身一软，痛苦地嚎叫着：“天鹰，我投降……”

第一章 铁汉出击

这个年头，钱越来越不好赚了，特别是对贩卖毒品的人来说，杨风感触良多呀！拿货的时候担心上家坑，卖货的时候担心下家欠，更随时随地要提防警察抓！真不容易呀！

命运有的时候真的很神奇，也很残忍。

五年前，杨风痛恨毒品如毒蛇猛兽，而五年后他居然干上了贩卖毒品的勾当。

这个年头，钱越来越不好赚了，特别是对贩卖毒品的人来说，杨风感触良多呀！拿货的时候担心上家坑，卖货的时候担心下家欠，更随时随地要提防警察抓！真不容易呀！

命运有的时候真的很神奇，也很残忍。

五年前，杨风痛恨毒品如毒蛇猛兽，而五年后他居然干上了贩卖毒品的勾当。究其原因，一来是命运弄人，更主要的是他两个月前才从监狱里出来，没合适的职业，更找不到比这更赚钱的职业。

这一天，杨风混迹在菜市场熙熙攘攘的人群中。



这时，电话响了，杨风打开自己的破电话，里面传来一个焦急的声音：“杨风哥，我是二牛啊……我要两个货……你在哪里？我怎么看不见你？”

这人是杨风的老客户。

杨风警惕地观察了一下四周：“你在哪里？”

那边，二牛哈欠连天：“我在菜市场。”

“钱准备好没有？两个货六百块。”

二牛连声道：“不差钱，杨风哥，我什么时候差过你的钱？”

“你到菜市场门口的电线杆下面蹲着，等我来。”

“杨风哥，为什么要蹲着？”

杨风冷笑道：“就你那个样子，别人一看就知道是个瘾君子，你不怕被警察抓，我还怕呢，你好好蹲着，我随时会出现……”

“好，杨风哥，你一定要来呀！我已经断了几天了……”

杨风刚挂了电话，就看到了沈雪。沈雪二十来岁，瓜子脸有些苍白，一双眼睛十分黯淡，秀发披散在肩头，单薄的身子在微微发抖。

她也是杨风的顾客之一。

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

是巧合还是故意跟踪自己？

杨风拿不准情况，转身就走。

“杨风哥，我要一个货。”沈雪紧紧地跟在杨风身后。

杨风皱了皱眉：“你上次还欠我三百块，这次有没有钱？”

沈雪犹豫了一下：“没有。”

“没有钱不行。”

沈雪在背后哀求道：“再欠我一次，下次一定把欠你的钱一起还给你。”

杨风一口回绝了：“不行，我的本小，本来也没赚你多少钱，不欠。”

“杨风哥，你再欠我一次吧！”沈雪几乎在拖着哭腔。

杨风回头看了她一眼，恶毒地道：“你长得这么漂亮，为什么不去卖？一次八百块，够你吸两天的，你还担心没有钱买货吗？”

沈雪一怔，眼眸中慢慢流下两行悲哀的泪水。

杨风冷冷地盯着她，目光如刀子一般：“难道不是吗？”

沈雪咬着唇，幽幽地道：“我也想过出去卖，但真的没出去卖过，要不，我陪你睡一次……两次……或者……三次？”

杨风一惊：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

沈雪平静了一下自己，终于道：“我真的没钱了……反正迟早也要出去卖的，先卖你吧……”

杨风猛地摔下一个小纸包，怒喝道：“你吸吧！再吸就吸死你……以后不要再让我见到你，滚！”

沈雪慌忙从地上抓起纸包，抬起头来的时候，杨风已经消失了，沈雪的嘴角泛起一丝哀怨的苦笑……

杨风走出菜市场，果然看到二牛蹲在电线杆底下耷拉着脑袋，无精打采的，左手捏着几张百元大钞。

“二牛！”杨风喊了一声。

二牛立刻抬起头，露出一脸惊喜的笑容。

杨风一个箭步冲上去，一边伸手夺过他手中的几张钞票，一边把两个小纸包扔在他面前，拔腿就走。

也就在那一瞬间，附近几个人迅速向他围拢过来。

不好，遭遇了便衣警察的伏击！杨风本能地飞奔起来。

“不许动，警察，再跑我就开枪了。”身后传来一声厉喝。

杨风心中明白，不跑被抓住了，不被枪毙，也会被判十几年，不跑才怪。

但今天的便衣警察比杨风想象中的还要多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占据的位置都是他逃跑的必经之路。

菜市场门口就是一条河沟，杨风冲到桥上，一头扎入水中，河沟里的水并不深，刚刚到他的腰上。

“砰！砰！砰！”几声枪响。

杨风慌忙举起双手：“别开枪，我投降！别开枪，我投降！”

河沟的两边都有警察，五六个人，人人手中都有一把手枪，黑洞洞的枪口一起对准了杨风。

“高举双手，爬上来，别耍什么花样，否则我们就开枪了。”说话的是花城刑警队大队长秦剑波，三十岁左右，剑眉朗目，脸色如铁。

“多大点事，用得着如此大张旗鼓吗？”杨风居然不慌不忙地爬上了岸。便衣们一涌而上，把他按倒在地上。刑警金建国伸手在他口袋里一摸，兴奋地叫起来：“东西还在他身上。”

说话间，金建国已从杨风口袋里摸出五六个小纸包，打开一看：“白粉，好家伙……这么多……”

杨风已经被铐上手铐，一听金建国说是“白粉”，忙道：“警察同志，那不是白粉，是面粉，是上好的面粉……”

杨风的话让所有的警察都大吃一惊。

很快，一男一女两个便衣扭着脸色惨白的二牛走过来。

金建国用手指头粘了一点“白粉”放在舌头上尝了尝，神色十分惊异：“哎呀！真的不是白粉，是面粉……”

旁边，秦剑波铁青着脸：“带回刑警大队！”

花城公安局审讯室里，审讯杨风的是秦剑波、女刑警刘小若以及金建国。副队长李明山、陈兵则审讯二牛。

秦剑波严厉地打量着杨风：“杨风，我们刑警队已经注意你很久了，老实交代，争取宽大处理……”

杨风满不在乎地道：“警察同志，我刚从监狱里出来，没超过三个月，就是干坏事情也没干多久呀！”

秦剑波喝道：“你贩卖毒品，那不是干坏事情吗？简直是干丧尽天良的事。”

杨风立刻叫屈：“警察同志，天地良心，我可从来没干过贩卖毒品的事，我最多就是以面粉冒充白粉骗点钱花而已！今天就骗了二牛六百块，诈骗六百块钱最多拘留我三天……你们拘留我吧！我有罪……”

一听这话，刘小若莞尔一笑：“看不出杨风还挺聪明的，居然想出用面粉冒充白粉的方法诈骗？”

杨风立刻满脸堆笑：“哎呀！现在的钱都不好赚，才想出这个主意。”

秦剑波瞪了刘小若一眼：“刘小若，你别上这个家伙的当，他狡猾得很，好好审问，不怕他不交代……”

“警察同志，我都已经全部交代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不可能我用面粉诈骗一下你们就要枪毙我吧？”杨风嬉皮笑脸地看着众人。

就这样，秦剑波连续审讯了杨风几个小时，他竟然一口咬定就是以面粉诈骗。而二牛是个瘾君子，也经常被警察打击，知道其中的厉害，就是不咬出杨风。结果，警察审讯了半天也没个结果，只好把两人放了。

杨风走出公安局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，他快步走了几条巷子，立刻拿出电话拨通了他的上线，花城道上号称老大的王彪：“彪哥，我出来了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出来了，五分钟之前才出来的吧？”王彪在电话里道。

杨风一惊：“彪哥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在花城，还有我王彪不知道的事情吗？杨风，真有你的，你怎么把白粉换成面粉的？”

杨风苦笑道：“彪哥你不知道，我身上带了两种货，一种是白粉，一种是面粉，面粉就是为了对付警察的，想不到今天真派上用场了，只可惜我跳入水中的时候把真的白粉扔水里了……”

“损失点白粉不算啥，要是你身上搜到那么多白粉，可没人可以帮你，我也不能帮你，你明白吗？以后，身上不要带太多的货！”

“是，是……彪哥，我要点货。”杨风连连称是。

“你沿着江滨路走，我自然会开车把货送到你手中。”那头，王彪一口答应了。

“这次要欠一下账呀！”

王彪迟疑了一下，没说什么就挂了电话。

半个月后的一天，夜已经深了，寂寞的长街，清冷的灯光，风在忧郁地徘徊……

杨风靠在一根电线桩上，他穿着黑色的长风衣、大头皮鞋，头上戴着一顶礼帽，鼻梁上架着一副宽大的墨镜，嘴里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香烟，嘴角是一丝不屑的冷笑。

电杆的四周站着八条彪形大汉，手里都提着空心钢管、砍刀，呈包围状态。杨风的前面是一条粗壮的大汉，他的手中居然平举着一把手枪，枪口正对着他的脑袋。

8 “王彪，不要用枪对准老子的头！”杨风有些不满地说道，“老子只不

过欠了王老大一万五千块钱，有必要用枪对准老子的头吗？”

“杨风，天这么暗，你要酷给哪个看？你想要酷不关我的事，但你欠我老大的钱怎么办？”王彪是花城最有势力、黑白两道通吃的老大王龙的兄弟，也是一个心狠手辣、翻脸无情的家伙。他曾经和杨风称兄道弟过几天，但维持不了几天就翻脸了。总之，在道上，他翻脸不认人的时候占了百分之九十九，别人翻脸不认人的时候只占了百分之一。

而他和杨风闹翻却是杨风先翻脸的，而原因居然是杨风欠了他的钱，而这些钱又是属于王龙的。对于敢和自己翻脸的人，王彪恨不得扒他的皮、抽他的筋、吃他的肉、喝他的血，还要踹他几脚。

王彪的枪还对着杨风的脑袋。

杨风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！”

“看来你是一个讲道理的人，这就对了，早讲道理不就没今天的事情了？我也是个讲道理的人，不喜欢打打杀杀，老大说了，你欠了一万五，今天还五万，两清，你有什么想法？”王彪皮笑肉不笑的。

杨风无动于衷：“还十万也是应该的！”

王彪嘿嘿嘿一阵冷笑，四周的小弟们一起吆喝起来：“还钱……”

杨风若无其事地补充了一句：“老子也不想欠别人的钱，可老子出货的时候经常被警察追，又没有好的门路，没有钱，怎么还？”

“你这不是耍老子吗？不想混了？”王彪愣了一下，恼羞成怒，冲到杨风跟前挥手就给了他一记耳光！

“啪！”一声响，一个人倒在了地上。

倒在地上的居然是王彪，原来，他冲上来的时候，杨风已闪电一般扭住了王彪的手，抬腿就是一脚，把他踹在脚下，那把手枪也跌在地上。

四周的几个小混混发出一声惊呼，“呼啦！”一起扑了上来。

杨风一声冷笑，把风衣一摔，从中拔出一条铁棍，两尺左右，小酒杯粗细，猛地横扫出去，登时格开了前面两条恶汉手中的砍刀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杨风顿如猛虎扑羊一般，不仅挡开了敌人手中的武器，而且总是能够准确地还击，要么抽在敌人的脖子上，要么抽在敌人的肩膀上。

“啪！啪！啪！”一阵沉闷的声音响过，便是一声声惨叫，人一个个地跌倒在地上。

短短的一两分钟后，刚才还凶神恶煞的大汉全部趴在地上。王彪正

手忙脚乱地在地上摸手枪，而他刚刚把手枪抓在手中，他的兄弟们就被杨风全部放倒在地……

“狗日的杨风……”王彪刚骂了一句就感觉右胳膊一阵麻木，动弹不得，定睛一看，居然是被一双大脚踩住了。

是面无表情的杨风。

杨风拿起手枪，娴熟地在手中翻滚了几下，对准王彪的额头冷冷地道：“信不信老子一枪打爆你的头？”

“信！”王彪顿时面如土色、汗如雨下，忙不迭地说道。

“以后不要用枪对准老子的头，老子最讨厌别人用枪对准老子的头！”手枪在空中潇洒地转了几圈，然后落入杨风的风衣之中，“对了，你以后也不会有枪了，这把手枪从现在开始姓杨了……”

“是……”王彪再不敢说一个“不”字。

随即，杨风不慌不忙地把左手掌按在王彪面前，冷冷地道：“老子欠王老大一万五不假，老子没钱还，但老子用一截手指头来还，从此以后两清！”杨风一边说着，一边抓起地上的一把砍刀！“喀嚓！”一截小指头蹦跳着落在地上。

王彪目瞪口呆。

杨风则若无其事地站起来：“王彪，你回去可以交差了，记住，下次遇见老子最好躲远一点，否则老子看见一次就打你一次……”

杨风起身扬长而去！

花城是长江上游的江边工业城市，位于群山之间，人口有两三百万。在花城，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应该是王氏家族，大哥王龙，二弟王虎，还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妹妹王丽。据说，花城百分之九十的高档娱乐场所都属于王家。

江滨别墅里，王龙匆匆地披衣起来，他四十岁左右，身材匀称，脸如刀削，略显斯文。客厅外，八个兄弟坐在地上，狼狈不堪；客厅内，王彪蹲在沙发前，正用手揉着脖子内侧。

两个面无表情的精壮汉子立在沙发两边，他们是王龙重金聘请的保镖单坤和钱梁，两人都是退役特种部队军人，曾在老山前线打过仗，身手不凡。他们见惯了生死，对于受伤这类小事情自然连眉毛也不会动